

全球化的文化效应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前景

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 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 在关于全球文化体系的问题上存在着“单一同质性”与“多元并存性”两种观点的对立; 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了文化全球化的根本矛盾, 即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矛盾,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问题已经构成全球文化的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 我们要特别注意通过正确处理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 推动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坚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互动, 正确处理地方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同时必须反对所谓“民族整合神话”。

关键词: 全球化; 全球文化; 文化全球化;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1)02-0106-07

全球文化体系的出现, 标志着文化全球化已经开始出现的历史事实, 这已经不是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的问题, 而是一个如何对待和如何理解的问题了。当前, 我们要透过初现端倪的文化全球化现象, 来把握它的核心和实质以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文化矛盾, 并进一步来探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景。

一、全球化的文化效应

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 人们都无法否认的是, 全球化已经越来越在文化领域显示出它的特殊效应, 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

全球化时代, 全球性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当人类世界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时, 人类的文化也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新的因素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 那些旧的阻碍文化传播的各种壁垒被摧毁了, 人们能够自由旅行, 种种信息能够在需要的地方通行无阻。与此同时, 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创造了一种遍布全球的网络, 能够在顷刻之间将各种信息、声音和影像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 卫星转播取代了作为文化交流工

具的船只和旅行车队, 把地球上的不同文化迅速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们来说, 信息操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双重的: 那些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而受到地理限制的作品, 如今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全球听众和读者的面前; 文化传播的增加使得艺术家们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参考系统内寻找灵感, 从而丰富和提高他们的作品。

融合同时意味着冲突。文化就其产生的根源来说, 是与具体的民族生活方式相联系的, 而全球化中的文化融合则把不同的文化汇总到一起, 这难免就会产生文化同质化的危险, 因而“人们会担心个别的文化会在这股信息的巨流(即全球化所形成的信息流动)中被稀释; 从长远来看, 这样一个进程可能导致各种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混合为一种单一的同类的全球文化。”^{〔1〕(P1)} 这样, 主张文化地方性的理论家们无疑就对全球化抱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 他们试图策动与同质化相对立的文化分离运动, 这就形成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运动与文化分离趋势并存的局面, 正如阿帕杜莱所说: “当今全球相互作用的核心问题在于文化趋同与文化分离的紧张对峙。”^{〔2〕(P190)} 全球化所滋生的具

收稿日期: 2011-03-07

作者简介: 金民卿(1967—), 男, 河南洛阳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 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哲学、文化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

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特质,对传统文化及民族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权地位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因此维护文化主权也就构成了弱势文化国家当然举动。

在当代,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回避全球化对社会生活的强烈效应,而社会生活本身实际上也就是文化的显在体现。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它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诚如罗兰·罗伯森所说的,“全球化就意味着世界的压缩”,^{(3)(P11)}全球化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信息和交通的全球性网络已经把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卷进了一个新的时空序列当中,人们根本无法回避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世界性”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球上居民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性交往网络和复杂的生产交换系统,越来越弱化本地环境对人们生活的约束,这样人们的社会关系就从“本土的互动的范围”中超拔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重新组合,人们也就生活在一种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关系环境中,从而把本土实践和全球化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把遥远的社会事件和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组成日常生活的多彩画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理论家就直接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4)(P22)}民族界限的超越,全球依赖性的加强,是全球化在人们社会生活方面的又一重大影响。超越民族疆界、消除各种壁垒,是全球化的内在旨趣。有人直接就认为,“全球化是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5)(P3)}随着民族国家界限的超越,人们之间的全球性依赖关系更加突出,不同地方的人们形成了互动依存状态,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巨大意义的后果,而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社会生活方式和内容的趋同化,是全球化对人们社会生活巨大影响的又一重要体现。在全球化以其强烈的同质化力量推进的过程中,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体系中的人们,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趋同越来越明显,人们吃着同样的食品,饮着同样的咖啡,听着同样的音乐,跳着同样的舞蹈,统一性的趣味越来越加强,而地方性的色彩逐渐被淡化,趋同

几乎成为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了。当然,我们在看到人们社会生活趋同的同时,必须谨慎的是,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趋同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世界的“西方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强势力量下,把它的生活方式也推向了全世界,正如雅克·阿达所说,“全球化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6)(P3)}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在推行经济的过程中,致力于引导不同地方人们的“非常”消费心理,使“消费主义”成为世界性的生活方式,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消费主义”的精神奴隶,互相攀比、追求名牌、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人成了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个“物件”,一个处理产品的产品,这是一种新的“异化”生活方式。难怪有人就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

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文化和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时候了。一方面,全球化的走向和趋势究竟受到文化的哪些影响,文化变迁的旨趣和程度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程度。另一方面,全球性、全球化、全球场究竟给全球文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极大地影响着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为什么引起了人们对文化问题强烈关注和极大感兴趣。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实际上也就是,随着全球化的时间推移和空间变化,全球性的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怎么样,能否产生全球文化,是否会出现文化全球化,如果可以,那么这种全球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全球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趋势,它能够给世界文化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前景和问题。

二、全球文化体系:两种迥异的观点

在对全球化的文化分析中,人们遭遇了一个过去未曾有过文化学问题:能不能出现一个和各民族文化不同的“全球文化”?如果有,那么,这种全球文化同各民族的地方性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对这个问题,不同国度、不同立场的学者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

应该说,倡导存在或有可能存在全球文化最有力的,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他们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而且对全球化研究比较深刻,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趋向也比较早地关注。其中,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效应就是他们关注的

重要问题之一。

弘扬全球化的普世价值,超越国家文化主权、贬低地方文化特性、整合民族文化的理念,在近年来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讨论中流行一时。在他们看来,伴随世界全球化进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之间的融合、交叉日益加深。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世界的合一,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约汉·沃格从全球化时代政治发展的走向提出,“受技术变化刺激的高度相互依存和脆弱性,使新型的全球政治权威和政治统治已经成为今天的世界所必须”。^{(7)(P118)} L·A·怀特讲的更加直接,“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不是简单由一个国家来统治世界。……我们强大的动力技术正在推动我们迅速实现这样一个结局。”^{(8)(P372)} 在他们这里,“全球政治”是一个挡不住的必然性。

随之,“文化的合一”也是不能避免的,赫姆林克从文化学出发提出了“文化同步化”主张,他认为文化同步化的进程意味着一种宗主国文化与接收国文化相互沟通、相互融合,使传统人文价值的单一向度迅速消失。罗斯诺从国际机制理论中引申出了“全球文化”的概念,认为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使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全球文化成为可能,能分享共同价值体系的国际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这些主张,在表述上虽然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命题是一致的,那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普世的文化价值必然取代文化个性,文化的特殊性最终为普遍性所取代,从而形成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整合划一的同质性的“全球文化”。

在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现代化的全球扩展,必须把全球化当做现代化的产物来考察。西化、资本主义化、工业化、商品化、分工的发展、个人主义的增长、理性化、民主化等,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构成了一股遍及全球的力量;文化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现代性的全球化。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西方价值体系在不同的古老的价值体系中的扩展,是全球性范围内的西化,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

西方理论家提出这种同质化的全球文化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中的经济强势国家,他们的文化在经济的推动和携带下带有巨大的侵蚀力、渗透力,能够形成霸权力量,从而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家而言,产生了一种

自觉和不自觉的统治者心态。全球化的发展无疑为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更大的全球性空间。然而,我们决不能不考虑到,现实的全球化不是平等的全球化,而是一种参与者之间处于极其不平等的地位上的全球化,落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声音总是被掩盖或弱化的,“今天文化全球化的每一潮流从根本上都处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2)(P192)}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异质文化和地方性将越来越依赖于西方现代性。例如,现代文化趋同的全球化通过商业文化中的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得以充分体现。

这种同质性的全球文化理念初听起来似乎有其合理性,但它真的就能够经得起推敲吗?

其实,对这种“全球文化”理念的反对声音也是响彻全球性空间的。日本的星野昭吉从当前世界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认为民族国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本的文化合法性基础,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存在,而要形成消弭民族文化的同质化的、单一性的全球文化,就必须首先消除现存的国际关系主体,即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统一的“世界国家”,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假想,一种对现实国际政治关系的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文化同质化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统一、同质的全球文化。全球文化是否存在?依据民族国家大量书面记载的文化特征,回答是否定的。”^{(2)(P190)} 安东尼·斯密斯讲的更加激烈,“‘全球文化’的观点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除非在星际空间条件下。”^{(9)(P171)}

全球文化体系是由不同行为体的不同文化构成的,但它不会形成统一的文化或文化认同。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在全球化时代同样也面临着挑战。事实上,现代性一方面会冲击和影响传统文化,但是,大部分传统文化依然保留着必要的认同感。全球化进程会推动各种文化行为体之间增长着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同时也创造和强化着不同的文化个性,全球化的进程越长,越会造成更多的文化多样性。非西方文化在认同西方文化方面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全面的认同和接受,不同种族、民族自身认同会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增长,这对西方理念中的现代化无疑也产生反抗力量。其实,与西方主导世界霸权趋向同时出现的,就是非西方国家对反霸权趋向的

认同。

显然,关于同质性全球文化的争论是激烈的,各自观点之间是针锋相对的,而关于“全球文化”上争论如此激烈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全球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涵义。也就是说,全球文化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用的,其实上述反对全球文化的人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全球文化,而是反对特指的全球文化,即“同质性的、单一性的全球文化”。

全球文化体系的确是一种现实存在,但同质化的单一全球文化的说法则是错误的。全球文化体系是包含全球、区域、民族、种族与地方等不同层面文化在内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全球文化系统,既内含着与人类共同命运相关的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同时也内含着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它并不是同质性和同一的,并不抹杀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并将长期存在的全球文化,意味着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冲突,它内含分离和整合两种文化趋势,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的共时性和并存性显示了当代文化全球化的基本内容。

三、文化全球化的核心: 文化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事物是作为矛盾而存在的,任何事物概莫能外,而事物矛盾的精髓是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作为矛盾过程存在的文化全球化运动,始终是围绕着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者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而展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永恒问题,始终存在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自身发展以及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它的地位更加突出,显示出新的更加突出的意义。在全球文化体系的整合运动中,关乎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普遍性文化内容的全球性扩展,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向度,这也就是文化的普遍主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多样性的文化坚守着文化特殊性的向度,力图在全球文化体系中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二者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文化悖论。

在 20 世纪后期人类的文化生存过程中,我们目击和参与一个巨大的文化两重性过程:这个过程的一重含义是特殊性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的普遍化展开——特殊性文化的普遍化,另一重

含义是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向不同民族文化的具体渗透——普遍性文化的具体化或特殊化。伴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展开,普遍主义——特殊主义问题已经构成全球文化的基本问题,成为整体世界结构化的一个主要轴心,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作为一个铜板的两面,紧紧维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罗伯森所指出的,可以概括性地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包括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一双重过程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化。”^{(3)(P147)}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我们理解文化全球化过程及其衍生结果而言,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必须具有中心意义,其他问题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在现实展开的过程中,这个核心问题衍生出两种现实的文化趋势:一是人们不断经验着的普遍性以及日益增多的对普遍性的预期;二是人们不断升腾着的对特殊性文化的关注和日益增多的对特殊性的预期。这两方面的趋势从出发点上来看,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却又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促成全球文化结构体系的不断复杂化和日益丰富性,当然也不断带来许多现实的文化冲突和不协调。

从前一方面来看,所谓普遍主义的特殊化,是指普遍性的东西被赋予全球人类具体性,就是不同的地方性的、民族性的文化中不断地吸收普遍性的东西,或者说普遍性的东西不断渗透和传播到特殊性的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当中。这种趋势有助于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扩展,有助于形成共同性的全球观念,对于解决不断产生的全球性问题也有好处。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如果这种渗透和传播、这种吸收和汲取是平等的、自主的、独立的,那么,就会使民族性的地方性的特殊性的文化更加丰富,使当代的全球文化更加绚烂多彩,使每个民族的文化更加具有生命力,同时也能够增加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形成一个多样性的、更加富有生机的全球文化体系。但是,如果这种传播、渗透是强行的,是霸权式的,这种接受、吸收是被迫的,那么,就会出现某一种被称为、被认定为是普遍性的特殊文化垄断了世界文化,而这种特殊文化在披上普遍主义的外衣之后,就肆无忌惮地侵蚀、渗透、影响甚至中断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文化同质化,使全球文

化朝着单一的向度发展,世界文化也就缺乏生命力和多彩性。当今,在文化全球化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号,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肆意地渗透和入侵其他民族文化,而不考虑其他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使世界文化出现了美国化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成为文化扩张和文化霸权。

从后一方面来看,所谓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就是指特殊性的东西被赋予普遍性的意义,认为特殊性、独特性、差异性和文化个性是无限度的。这种做法有助于比较好坚持民族性,有助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有助于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有效抵制,维护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对于弱势文化国家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文化态度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另外的效应。一方面,会造成无视当代文化全球化的现状,而孤立地、盲目地坚守自己的独特性,把自己的民族性视为不可更改的基点,把一切外来的包括带有普遍性的文化内容都视为不应接受的东西加以拒绝,封闭自己不仅不能够使自己的民族文化得到发展,而且使自己的文化生命力越来越脆弱,禁不起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一旦强行维护的力量本身受到冲击,比如说内部政治权利有所变动,就有可能很快被外来文化侵蚀和破坏,从而丧失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态度还有可能造成原教旨主义的产生,把自己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极端化为无限的普遍性的东西,在抵制外来文化和扩散自己的过程中,采取了极端化的做法,甚至是恐怖主义和暴力化的倾向。这也是极端不符合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趋势的。

在合理的应当的意义上,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现实发展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此理想的。因为全球化本身所存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性和全球化参与者的地位不平等,就造成了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诸多相互冲突和背反的文化问题,诸如关于文化普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同质性与异质性、全球性与地方性、世界性与民族性、一元性与多样性等的争论,像一个个幽灵都从潘多拉的魔盒中来到我们这个星球上,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厮杀,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关注。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前景

文化全球化现实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意味

着它目前还不是一种合理的全球化,而是一种需要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健康发展的全球化。在发展和改造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通过正确处理全球文化互动中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推动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健康发展。

首先,要在坚持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互动,强化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一方面,要大力发扬和培育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继承民族文化中优秀的合乎现代发展的文化,巩固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要大胆地广泛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文化。

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一个根本不能忽视的问题,每一个民族要实现独立,就必须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形态。在文化社会学看来,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如果这个集体认同意识弱化或消失,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文化合法性。这种社会学观点,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学的基本理论。政治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合法性前提就是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民族的差异性,没有这一点,民族国家就缺乏文化的根基。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化大会的宣言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持的尊严和价值”,“每个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发展其文化”。^[10](P136)]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们都必须在全球文化的互动中存在和发展,因而民族文化必须积极同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参与全球文化互动。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有选择性地容纳和调和其他文化,把外来的文化有机地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当中,从而在吸收中壮大自己的文化。其实,任何外来的文化都可以成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文化资源”,在坚守自己的文化独立性的前提下,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性因素,就能够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也能够加强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其实,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东亚各国就是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化精神,推动自己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集体认同。在这个方面,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国也做出相当大的成绩。正如罗伯森所说的,“特定社会的文化在不同程度上是它们与全球体系中其他社会

的互动的结果。换言之,民族社会的文化是在与其他重要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分别形成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全球文化本身部分地说也是从民族社会之间的具体互动的意义上创造出来的。”^{[3](P166)}

按照民族构成的社会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并不会消亡,民族国家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体。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正是一个多元化文化的社会,是一个由异质性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体系。在这里,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价值观不断地渗透到个民族文化当中,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也在和其他文化的交融中更加丰富和发展,从而更加有自己的生命力。所以说,特殊性的民族社会、民族文化和普遍性的全球性的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共生是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其次,在关注民族文化的前景问题时,我们当然要涉及地方性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方面,地方性问题正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才更加突出出来,全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地方文化相互联结,以及文化发展超越有限地域的结果,“促进地方性,只有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一种将地方性的东西排除在外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观点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危险。”而且地方性问题也只有在全球性的大背景中才能真正解决。“地方性问题,只有通过承认它们埋置在大得多的背景之中,才能有效地加以处理。”^{[3](P247, 254)}所以,对于地方性问题,我们坚持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从全球着想,从地方着手”。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必然会对地方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地方文化也会在这种巨大的压力和影响下作出自己的反应。地方文化指生活在一个彼此相识的狭小、有限空间之中的人们所共享的宗教、崇拜物及仪式,它能够将人们聚拢到特定场所,并赋予人们共同的历史感、责任感和归属感。地方文化与人们的地方性认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地方性认同和地方归属意识是地方文化的根基。地方性及其认同总是伴随着一种相当重要的真实性感觉,它内在地把地方性环境中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毋庸置疑,全球文化潮流在很大程度上否定、限制或修正着地方文化。地方特性认同与地方文化涵义被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所侵蚀。

但是,无论如何,全球文化不可能消除地方文化。全球文化影响地方文化及其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改变成同质的全球文化。绝大部

分的地方文化与认同并不可能为同质化的全球文化所侵蚀。而且有些情况下,全球化反而增强了地方文化抵抗全球化的力量,或者代之以地方与全球相互渗透的混杂文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生活在现存世界的人们必然是现实地生活在具体的地方性的环境当中,尽管受到全球性力量冲击越来越大,但是地方性环境依然是他们超越不了个体生存空间。地方性认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地方文化的根基依然是牢固的。另一方面,现代全球化的不平衡性当然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抵御和文化反击。全球之间交流的障碍越来越少,世界变为更加紧密、单一,通讯技术的力量使全球性流动成为可能,这给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机遇,同时也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压力。在西方文化霸权力量的冲击下,特别是第三世界可能会竭尽全力抵制文化全球化进程,以谋求维护他们的文化主权。

再次,在思考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反对所谓“民族整合神话”。

古典社会学在以社会-个人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的时候,引出了关于民族社会同质性的问题。它认为民族社会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实体,在民族内部不存在文化差异性,一个民族社会就是以中心价值体系为维系的,这是民族社会的基本特征。由此,每个民族国家都必须整合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唯一的没有内部差异的集体认同。这就是被玛格丽特·阿切特所称为的“文化整合神话”。按照这样的说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差异的,是铁板一块的,“所有被认为有生存能力的社会从规范上看都是整合的,文化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功能。”^{[3](P199)}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民族文化的中心价值观,并不就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全部,民族文化有其共同的东西,有其普遍性的中心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整个民族都认同和坚持的,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但除此之外,民族文化还包括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也是一个多样性的构成。就像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仅有汉族的文化,还有其他各种少数民族的丰富的文化形态,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价值观。所以说,民族文化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共同体,而是一个一元多样性的文化共同体。当今的全球文化,也应该是这样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的异质性的文化共同体,当然在这种异质性的共

同体中,也存在着一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这种文化整合的神话,被运用到全球化当中,就会出现诸多问题,给人们理解全球文化的实质带来许多麻烦。“我们在全球层面上思考文化的困难,有很多起因于这种观点,起因于将社会看作一元性单元”,“对文化上有内在一致性的民族社会这一观点的信奉,使我们看不到作为整体的世界已经围绕一套一套关于全球状况的不断变化的定义而越来越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5](P161, 164)}

特别是,一些国家利用这种“文化整合的神话”来处理全球文化发展问题,并为自己的文化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寻找理论基础。被玛格丽特·阿切尔称为是“向上合并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文化来自于某个系统的能动者,并由其强加给某个集体的其他成员”,在他们看来,随着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存成为必然,于是,全球文化就必须是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实体,这样,文化整合就成为全球性的文化整合。一些强势文化就试图把自己看作是整合者,而其他民族的文化则成为被整合者,他们力图通过文化渗透文化侵蚀,来消融其他民族文化,其结果就是文化霸权的现实。

总之,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要坚持一种与文化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以文化创新为核心、以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弘扬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的文化理念,在坚持民族文化的独

立性的同时又反对多样性文化之间的阻隔性,在坚持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观的同时又反对个别文化的霸权主义,在坚持不同文化的传统建构的同时又支持这些文化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在谋求形成一种差异融合的全球文化体系的同时,大力发展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 [1] [意大利] 欧文·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2] [日] 星野昭吉. 全球政治学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
- [3] [美] 罗兰·罗伯森.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4] [美] 戴维·赫尔德, 等. 全球大变革: 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5] 胡元梓, 薛晓源. 全球化与中国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6] [法] 雅克·阿达. 经济全球化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 [7] John Volger: *Regimes and Global Commons: Space, Atmosphere and Oceans in Anthony G. McGrew, et 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8] [美] L·A·怀特. 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 [9] Smith Anthony D. *Towards a Global Cultur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 17(2-3).
- [10] 世界文化大会. 原则宣言 (第 1 条) [A]. 欧文·拉兹洛. 多种文化的星球 [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The Globalized Cultural Effect and the Prospect of Ethnic Culture

JIN Min-qing

(Maxis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makes a gradual achievement in terms of its special effects in the cultural field. Culture conflicts and culture blending constitute the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re are two antagonistic perspectives about the globalized cultural system: “single homogeneity” and “multivariate coexistence”. The opposition actually reflects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 in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which is between cultural universalism and cultural specialness. Such contradiction has become the basic problem in glob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we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ty and unity in global cultural intera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thnic culture,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interaction on a basis of ethnic cultural independence,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diversity and unity of local culture and global culture and to oppose the so-called “ethnic integration myth”.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global cultur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ethnic culture

〔责任编辑: 李 官〕